

人间物语

理想书店

| 庞培文 |

我们没有地方停车，就把车停在了一个工地旁边。接着向前走几步，左拐就到了一个民国老建筑的街区。这个大多用砂岩砌墙的欧式街道距离大海如此之近，以至于从一家街边小店的临窗处可以一眼望见大海。“理想书店”就坐落在这样一个有历史时空感的老街街口，步行几步路就到了。门面漆成深蓝色，正好跟书店所在的民国德式房子的赭红色基调相吻合。房子上下两层，前后进深的空间，边上是烟台市的美术博物馆。美术馆空间和书房毗邻，墙壁镶嵌有灰白的木板层，书架纵横交叉，错落有致，沿墙摆满了书。其中一个窗口外面是蔚蓝的海水和下延的海滩，令人感觉仿佛来到了异国他乡。“啊！这不是蒙马特吗？”我联想起了台湾诗人夏宇的一首同名诗作。我凑到窗前去外面的海滨浴场，感觉正置身在后印象派的画作里。“来杯美式还是拿铁？”店主邀喝咖啡。接着大家上楼，走的是边沿圆溜溜、旧时代的水泥台阶，这样的楼梯，只有在百年前的民国旧别墅中才能看得见，感觉到水泥表层已经被岁月的脚步磨得光可鉴人了，每一级楼梯表面，都有了老式穿衣镜面上的水银斑驳脱落后的效果，因此走楼梯时每个人的脚步都小心翼翼，似乎不敢把身体的重量无端落在上面。

二楼的景致同样如此：宽敞、古老、珍贵而又荒凉；仿佛一整个看不见的旧时代仍在此不大的空间里，在二楼天花板和墙壁之间盘绕——这样的房子活到今天，好像回忆老人的咽喉部位，无法最后下咽的一口呼吸——周围浩瀚无际的大海般的乡愁，海港仍旧布满了船只——上午的空气里，吹来一点点的海风的咸腥，微妙到令人几乎难以觉察。书店的整个二层，相对于一楼的琳琅满目，店主竟只安排了一张书柜，书柜其中一面，竟全是不对外流通的旧书，其余全部留给了空荡荡的楼板、墙壁、窗户、桌椅。地板上，铺开睡袋，拉上毯子就能够睡觉——而老式洋楼的房顶特别高大，几乎有宏伟的感觉。你能感觉到贝多芬、尼采、瓦格纳就在不远处的窗台外面，在附近烟台市区仅剩的老城区大街上。由于时间是早上九点，书店还没有一名顾客。唯一的店员——一名女孩——同时也是出纳兼咖啡师，正拎着重水桶，四处打扫。窗外即是大海。平生，我第一次走进一所窗外即是大海的书店，何况书店所在的这幢老房子，卫礼贤曾经来过，他翻译的德文版《列子》《论语》曾经是卡夫卡的枕边读物！不，无疑是诗人里尔克、黑塞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东方思想的第一手资料。也许卫礼贤先生在我们置身其间的书店二楼做客过呢！所有这一切，难道不是“理想”一词的深远内涵？一幢海边的百年老楼，难道不是理想曾经的憧憬和必要的结果吗？店堂书架上的书籍，犹如凯撒大帝麾下的威严整齐的罗马军团，在亚平宁的旷野上，宛如一轮骄阳般列队集结，从未有过哪怕一兵一卒的损失和缺损，每一名士兵都把他

书籍封面烫金字体般的脸，朝向人类勇敢的遗忘之夜，朝向欧洲和亚洲的亘古黑夜——这时候，正需要“理想”之神一声令下！人类思想的古典军团，正向着技术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进军、出发，队伍正在渡过水流湍急的多瑙河，或者烟台郊外的夹河，正由东向西——一路浩浩荡荡……

德国传教士、汉学家卫礼贤（理查德·威廉）（1873.10.10—1930.3.1），亦作尉礼贤，出生于符腾堡王国首府斯图加特。身为魏玛差会的来华传教士，在他57年的人生中，有2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的，他在青岛、烟台、芝罘、莱州一带创办教堂，办教育、办医院，潜心翻译中国汉文化的典籍，于1901年春天建立起独立的校舍，命名为“礼贤书院”，由于其教学成绩优异，1906年，当时的清政府特意赏给了他四品顶戴，由此而成了青岛海边赫赫有名的“卫大人”。辛亥革命后，与康有为、那克昌等在青岛组织了尊孔文社。早在1903年，卫礼贤就在青岛做过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报告，题目是：《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》，不仅在德语读者中，也在当时的中国，产生了深远的人文影响。

下了楼，我和杨键又再次来到书店大门外的老街，看看书店的招牌和门面。之后，走进后面的一个四方形院子。这个院子，正是每个中国人儿时印象中街头巷尾常见的舒适天井，你很难想像，这样的院子外面，竟是海滨浴场和波光粼粼的胶州湾洋面。只有外国人，外国的建筑师，才能把私人宅邸造到这么近海的空地上。同样，只有上或上上个世纪，也即，东西文化交流之初的“蜜月期”，建筑师才可能有这样漂亮气派的手笔。那时的烟台，似乎还叫“芝罘”吧？一个对于西方人来说神秘的地名。如今，在逝去了旧地名的老街中间地带，一幢侥幸保留下来的德国建筑，德式旧楼——成了当地最体面安静的一家书店，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商业街店铺深处，仍在拜物教众的队列中，坚守着一道充满乡愁的眺望目光，那目光深处沉静终日的“理想”——大海一般荒凉的“理想”——正如诗人口中吐出的诗句：

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。
透过松林和坟丛，悸动而闪亮。
公正的“中午”在那里用火焰织成，
大海，大海啊，永远在重新开始！
多好的酬劳啊，经过了一番深思，
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！

微沫形成的钻石多到无数，
消耗着精细的闪电多深的功夫，
多深的安静依然在交融创造！
太阳休息在万丈深渊的上空，
为一种永恒事业的纯粹劳动，
“时光”
在闪烁，“梦想”就在悟道。
……

——《海滨墓园》瓦雷里
(卞之琳译)

片羽

江南的水田

| 曹友伦 文 |

江南水田给我的印象，最先是村里的男人们用脚踏水车车水灌田。脚踏水车有一个狭长的木制水槽，木槽斜着伸向河中。车水时，村民用双手扶着横杆，双脚连续不断地踩踏木轴上的小木棍，就像现在人们脚踏跑步机似的，不停地蹬呀蹬，木槽里被齿轮轴带动的斗板就把河水刮上来了。

小时候，我见过的脚踏水车水人都是男人。脚踏小榔头似的木棍是不能踩空的，要不人就要掉下去。女人胆小，因此从不敢摸水车上的横杆。童年时，我很好动，也胆大。在无人时，我偷偷学会了车水。后来，我不但会扶着横杆脚踏车水，有时双手离开横杆居然也能踏上几圈。

没有多久，脚踏水车消失了，稻田灌溉就由机船打水取而代之。

机船的动力是柴油机，那种在开机后有两个大铁盘转动着的老式柴油机就藏在船舱里。船头上安装有吸水的水泵，水泵上连接着粗大的铁皮管。到了需要灌溉的水田旁，机船上的铁管就搁放在车渡上，机船开机时会发出沉闷的啵啵声。农村孩子只要听到这种有力的啵啵声，就都会跑到灌水的车渡上看热闹，等那银白色的水流喷出管子时，孩子们就跟着水沟中的水流一起冲向绿色的田野。

再后来，在水田集中的河道边建起了电灌站。水田缺水时，只要打开电动机的开关，大功率的水泵就把河水源源不断地送进田间的水沟中去了。

不管是早先的脚踏车水，后来的机船抽水，还是当代的马达电灌送水，在长达三个月的水稻生长期，水田里的水是不能枯竭的。只有在水的滋养下，水稻才会生长旺盛，绿意盎然。

成片长高后的水稻，犹似大海中的绿浪，在暖风的吹拂下，起伏涌动着。稻浪不仅给人以美，更让人看到了生命的力量。

其实，水田中还有别样的生命。田中之水不但滋养了水稻，还养育着黄鳝和泥鳅之类的水中活物，还有那到处漫游的田螺。这些水中小动物不但给水田带来了灵动之气，更给绿荫下增添了不少神秘。

年少时，常见农民从插秧开始就在水田劳作，这种劳作不但要管

理田中水，还要反复在稻苗中除草。那时，水田中除草大多用双手拔除。最后一次，甚至是跪在控水后只剩烂泥的稻行中向前爬行的，一边把小草混合在烂泥里掩埋。

在水田中劳作虽然辛苦，但也有惊喜，那就是拾到田螺。运气好时，还能捉到黄鳝和泥鳅。这三种水中生物都可做菜，烧田螺、清蒸泥鳅、红烧鳝筒不但美味，并且富含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，可算是农家菜中的佼佼者。

然而，赤了脚在水田中忙活，有时也有惊怕，那就是被蚂蟥叮咬。蚂蟥也叫水蛭，属于环节类动物。水田中的水蛭个头不大，体长不到一个小指头大小。蚂蟥在水中幽灵似的到处游。当触碰到人的皮肤，便悄悄吸附上去。人被叮咬甚至吸了血还浑然不知，直到被叮者在搔痒时，才发觉有一条通体变红的蚂蟥在吸血。但这时你不能发怒，只可轻轻拍动它，让它自己掉落后才能把它处置。

洗净炮制后的干水蛭是一味中药材，它有活血祛瘀的功效，对高血压中风、跌打损伤和某些妇科疾病都有较好疗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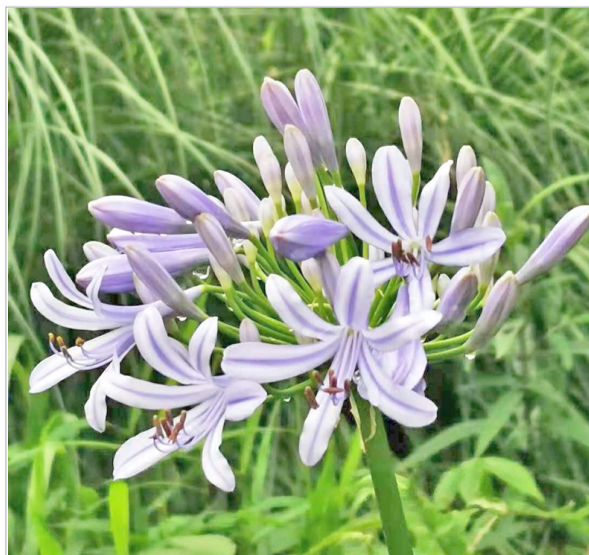
水田中的蚂蟥虽然可怕，但水田周围还是很有人气。也许人们尝到了黄鳝和田螺的美味，那时只要稍有空闲，田埂上总是有人转悠，那些人大多带着鱼篓。有的蹲在田埂旁钓鱼；有的拿着顶端绑着蚌壳片的竹竿，眼睛在稻行中搜索，见到水中的田螺，就把竹竿伸过去，轻而易举就把田螺拨弄到蚌壳中去了。

如今，在江南仍可见到种水稻的水田，仍可见电灌站在为水田泵水。但水田中已很少有人劳作。

现在乡村的水田，插上稻苗后不久就撤除草剂。撒下这种药粉后，水田中就不再有杂草生长出来，为此，如今人工除草的场景已不多见了。

也因为现在的稻田中用上了除草剂、农药、化肥等，在水田就再也见不到黄鳝、泥鳅、田螺了，就连吸人血的蚂蟥也不见了踪影。

如今，夏日的暖阳依然照射在田野上，水田中却没有了以前的热闹。但田中的水稻依然长势旺盛，在东风的吹拂下，绿色的稻浪依然悄无声息地向前翻滚、翻滚……



六月

摄影
李玉祥